

男孩参加“反传统教育”被打成病危

胸腔骨折!
腹腔积水!
腹功能紊乱!

……

17日,在四川华西附二院治疗的亮亮(化名)出现急性肾衰竭的症状,紧急实施第一疗程血液透析。从警察将14岁的儿子亮亮送到面前那一刻起,李淑兵就心痛得几乎窒息。

8月4日,她亲自将亮亮送往吴永京的“中国反传统教育全才培训机构”培训。短短8天后,见到的却是遍体鳞伤的孩子,以及一纸病危通知书。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培训基地老师唐竟成已经被四川中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母子含泪重逢

17日上午9时许,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14岁的亮亮躺在病床上,双眼淤青。由于严重的内脏损伤,亮亮已经出现了急性肾衰竭的症状,几分钟后,亮亮被推进了血透室。

“如果没有警察,我差点就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亮亮的母亲李淑兵泣不成声。8月12日,在金牛区九里堤某工厂上班的李淑兵莫名地有些心慌。“你是亮亮的家属吗?请跟我们来看一下!”下午6时,一位警察找到了她。

跟随警察,李淑兵和丈夫一路小跑。厂门口停了辆警车,一个鼻青脸肿的男孩站在警车前。仔细观察,男孩面容憔悴消瘦,用手按着腰部,无法将身子直起。男孩身上却穿着崭新的衣服,标签还没有被撕掉。“当时我简直不认识他了!”在迟疑了30秒后,李淑兵扑上去,用手抱住男孩的肩膀,喉咙里哽咽出一句话:“亮亮!我的亮亮啊!”

8月11日,“中国反传统教育全才培训机构”在中江县中兴镇五根松村的“魔鬼训练”培训基地正式被取缔。在清理现场时,警察在一间小黑屋里发现了受伤的亮亮。“我们带孩子到中江县人民医院进行了初步检查,孩子伤得很重……”警察告诉李淑兵。

一纸病危通知

8月13日是亮亮14岁的生日。这或许是最坏的生日礼物——西区医院为亮亮下达了病危通知书。除了焦急,李淑兵还感到深深的自责……

8月4日,李淑兵从熟人那里了解到,吴永京开办的“中国反传统教育全才培训机构”学校专治问题学生。于是,她想到自己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亮亮。亮亮学习成绩不好,平时喜欢打电脑游戏。于是,李淑兵与该机构取得联系,咬牙交了5000元“培训费”,让儿子吃“苦”。

当天,亮亮被接到中江县中兴镇的一个“训练基地”。“他们说得好好的,不会让孩子受伤,现在看来完全是虚假宣传!”

为了给亮亮过生日,送亮亮回家的警察们专门从中江县赶来,买了水果和牛奶。听闻亮亮病危,警察不禁心里一酸。看着病床上吸着氧气的亮亮,警察讲述了一个场景:救亮亮出来的那天,他们带他去馆子里吃饭,几天没有吃饱饭的亮亮却没有胃口,一直喊胸口痛。“叔叔,给我一碗米饭,我用醋泡着吃……”

治疗费用纠葛

8月14日,亮亮被紧急送往四川大学华西附二院。西区医院的出院诊断书上写了5点诊断:1.胸部创伤,胸骨骨折,创伤性湿肺,左侧胸腔积液;2.肾功能不全,电解质紊乱,低钠、低氯、低钙、高磷;3.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伴感染;

4.闭合性腹腔脏器损伤,腹部积液;5.左眼球结膜充血。

李淑兵和丈夫在成都打工,经济并不富裕。为了给亮亮续交医药费,他们已经开始四处借钱。目前,亮亮已经花了将近1万元钱的医药费。

“根本就没有训练基地的人来管过我们!”李淑兵说,从8月14日起,她就开始联系吴永京,但是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李淑兵说:“吴永京称自己连房租都交不起了,并且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人。还推荐我看央视‘东方时空’对他的专访。”

伤者称被暴打3次

17日下午2时许,在华西附二院的普通儿科病室里,14岁的亮亮躺在床上输液,双眼肿胀、充血,手臂、膝盖都有大块的伤疤。他说话很吃力,吐出几个字就气喘吁吁。

中午12时许,亮亮的初次血液透析结束。父亲小心地将他抱回病床,医护人员在亮亮的床头为他安放了心电监护仪。“我被暴打了3次……”回忆起自己的“魔鬼训练”,14岁的亮亮表情痛苦,已经哭不出声了。

8月4日,亮亮被父母送到德阳市中江县中兴镇一处农家院子接受封闭培训。那一晚,他和其他9个同龄孩子睡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他们欺负我,让我睡在地上。”

第二天早上8时30分,在唐老师的带领下,他们所有人被要求赤脚在院子里锻炼。做早操、下蹲、俯卧撑……“我们都没有吃早饭的。”当时,亮亮被要求做500个俯卧撑,他无法完成,唐老师就叫同学教训他。“几个同学一起打我,用扁担。”

之后,同学们又到附近山上去锻炼,打滚、空翻、折返跑等。大约上午11点,他们返回农家院子。值班学生开始烧火、打扫,为大家准备午饭。大约下

午1时许,他们吃午饭。午饭就是土豆和茄子,没有油水。之后他们开始练字,天气好就会去游泳,然后又又是体能训练,直到晚上11时30分才能休息。

8月5日,亮亮已经起不来床了。当天,一个叫“龙哥”的小伙子没有回到寝室。大家说,他在去游泳的时候出了意外,溺水死了。“龙哥”死后,训练营就打破了往常的平静,总是有生人过来,于是亮亮就被关在了屋子里。“当时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哥哥。他的脚上有3个洞,都化脓了。”亮亮说,他试图逃跑过,每次都被追了回来,然后就是一顿暴打。

【记者调查】

“体验生活”的大学生溺水

“中国反传统教育全才培训机构”中江训练基地位于中江县中兴镇五根松村9组。

17日下午,记者来到中兴镇的训练基地,距离训练基地较远的村民此前还根本不知道这个农家小院里还有一所“学校”。直到8月5日,一名刚毕业不久,到培训基地“体验生活”的大学生在附近水库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后,培训基地才为他们知晓。而最近,大批民警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将“学校”取缔,带走学生和培训基地的负责人唐竟成,“学校”才开始“声名远扬”。

“造孽哦,10多岁的娃娃不读书,送到这里受罪。”说起训练基地,一名村民连连叹息。他说,唐竟成20多岁,其父原来是当地的一名老民办教师。唐竟成师范毕业后,原来在附近乡镇小学当教师。一年多前,他嫌当地教师待遇低,辞职到成都。至于他到成都后干什么工作,很多邻居都不清楚。今年2月初,唐竟成突然带了几个10多岁的娃娃回来,在自家院子里“办学校”。

但唐竟成负责的“学校”

与村民们眼里的学校大不一样。村民们说培训基地大多时候大门紧闭,每天早上他们听见里面有人在走正步、喊口令,中午就看到里面的“学生”在挑水、劈柴,有时候下午会成群结队去附近水库游泳。村民们还看见培训基地让“学生”帮村民干些种玉米等农活。

当地村民说,培训基地开办后,先后来过几批“学生”,但一直没有被当地有关部门过问。直到8月5日下午,一名刚到培训基地的大学生在水库游泳时被淹死了,这事引起了当地教育部门和警方的注意。

培训基地的所在地是唐竟成家一个占地约200平方米的四合院。在面积约50平方米的院坝里,放了一张蓝色的乒乓球桌。几间土房里面放了几张木板床。另有一间土房里面放了一张长条桌,上面堆放了一些书籍。唐竟成的母亲王开华说,有床的房间是培训基地的宿舍,而有桌椅的则是书房。宿舍里的墙壁上,有人用墨汁写着“豪哥”“强哥”“大哥”“侠之大者”等字。

王开华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到镇买菜给“学生”做饭。她说,吴永京和儿子决定在她家办学校之前,没有征求过她的意见。“他们说来就来了,我也不好说啥子。”王开华说,每次都是吴永京亲自把学生送到这里来,培训基地的日常管理则由唐竟成负责。

院子外的街沿上还堆放着一大堆木柴,王开华说,这些木材都是“学生”到山上砍来的。

“其他学生打亮亮,主要是他逃跑过,同学追了十多里才把他追上。这事把大家气到了,不找他打谁嘛?”王开华说。

中江县公安局:唐竟成目前已被刑拘

据了解,吴永京设在中江县中兴镇的基地日前已被取

缔。中江县公安局表示,唐竟成涉嫌故意伤害罪,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同时,公安局已成立了专门调查组,正对该案件做进一步侦查。至于是否要对唐竟成实施逮捕,或者追究吴永京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则要待受伤的亮亮的伤残鉴定报告出来后,由检察机关和法院做出决定。

吴永京:培训机构已转给唐某

17日下午,记者与吴永京取得联系。吴永京称,他已于今年年初将该培训机构转给了唐竟成,自己在几次事件中没有任何责任。“亮亮住院后,我每天都派人前往医院探望。”不过,这个说法遭到了亮亮父母的否认。

“这些年,我承受的舆论压力很大。”吴永京说,唐竟成原来是反传统教育机构的一名老师,很喜欢这项工作。所以,他才于今年初将培训机构转给了唐。

吴永京说,他对亮亮的事有所了解:“他是所有学员中问题最严重的一个,几年都不喊爸爸妈妈了。”目前,培训机构不会垫付医疗费用,一切要等走完法律程序。

吴永京表示,近期接连发生的学员受伤事件,都是由于老师没有掌握好教育尺度所致,他的“戒尺”教育理念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唐老师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这是给他的一个教训。”“我的话他总是听不,警察的话他应该会听了。”“唐老师这个人本身不坏,只是缺少医学常识,不懂得人体构造。”

亮亮家长曾在医院向记者指出,吴永京的儿子吴尉民也参与了对亮亮的“体罚”教育。吴永京表示,他并没听说这事,如果家长继续污蔑,他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据《成都商报》

男子十年乞讨不愿结束流浪



街头的老张

探访

十余年乞讨,“习惯了流浪生活”

接到裴先生的电话,记者迅速赶到流浪汉所在的体育大街。当日是桑拿天,天气异常闷热。一位流浪汉正斜靠路边,头上缠着纱布,眼睛似乎看不到东西,浑身散发着一股酸臭味。记者试着和他沟通,他说自己叫张晓东,湖南人,今年43岁了,在河北石家庄流浪很多年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生下来眼睛就不好,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把他遗弃了,后来跟着养父母长到十八九岁,眼睛越来越不好,养父母嫌弃,自己就出来打工了,再也没有回去过。(后经证实,其中很多都是他的杜撰。)

老张从兜里掏出几张纸币,递给记者说:“你帮我去买点吃的吧。”记者拒绝了他的钱,掏出钱委托裴先生去买方便。

老张说,流浪是辛苦,但是也没有办法。由于自己腿脚也不好,平时一直是两手撑着,坐着走路,这样不容易跌倒或者碰伤。夏天是走到哪里睡到哪里,都是长衣长裤,这样可以防止蚊虫叮咬。冬天穿着很厚的衣服,但是依然寒冷难耐,晚上找一个避风的地方,呆呆地坐着,等到白天出了太阳,天气暖和了些,再睡觉。

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视力变坏之后,一直是乞讨为生,大

概有十余年了。乞讨过程中,很多好心人会给他一些吃的或者帮助他买一些吃的,有人会给他衣服,给他弄点水喝。然而,自己辛苦讨回来一些零钱,也有好多次被一些年轻人抢走。

裴先生泡好了方便面过来,老张真是饿了,几口下去,方便面就只剩下汤了。记者表示可以帮助他与家乡民政部门联系,帮助安置他。老张说,家里没有亲人了,不想回去了,自己多次进过救助站、医院和敬老院,眼睛不好,经常给别人添麻烦,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流浪生活。他无奈地笑着说,家里也没有什么人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记者与好心人裴先生、郝先生极力劝说,老张终于同意再次去去医院检查,随后,裴先生带老张洗了澡,换了一件干净衣服。

过往

“你是采访我的第三个记者了”

流浪汉老张不仅和裴先生相识,也和记者打过多次交道——2004年和2007年,曾两位记者先后对居无定所的老张提供过帮助。

7月28日,记者来到省人民医院,此时的老张不再蓬头垢面,但由于常年流浪,缺乏营养,面色略显苍白。“你是采访我的第三个记者。”老张告诉记者,大概是2004年,一位记

者想帮助他,他不想麻烦别人,所以拒绝了;2007年左右,有一位刘记者曾经亲自带他到两家医院去治疗眼睛,遗憾的是医院诊断结果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不好治了。治疗无望,刘记者准备送他回老家,他再次拒绝,重新走上流浪之路。

老张说,只要眼睛没事,他肯定不会选择流浪。眼睛不好,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对任何事都没有信心,只想流浪着苟活世间。

在省人民医院眼科,医院的专家也对老张深表同情,一位主任医师进行悉心检查,作出同样的诊断,确定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也已严重萎缩,吃些药物调整可能会使视力有所提高,但是完全治愈可能性很小。

记者搀扶着老张下楼,老张有些心灰意冷,面对记者的劝慰,不住地苦笑,重复说自己的病没有什么好办法,除了流浪,别无选择。

裴先生与记者商量,决定利用一段时间,开导开导老张,帮他树立生活的信心,接下来再找别的医院看看病情是否有转机。

7月30日,裴先生和郝先生等几位好心人在城角庄为老张租了一间民房,暂时安顿下来。在民房租住的邯郸肥乡县的孟先生父女,每日负责为老张买饭送饭。

8月2日,裴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专门带老张又去看了

一次中医,大夫说,长时间的流浪,老张的身体机能很差了,进行一段调理后,身体好些了,通过药物治疗,视力可能会有一定提高。

讲述

卖血欠薪,打工生涯不堪回首

再次见到老张,他的面色已有些红润,正在听收音机,他说这里环境挺好的,不用担心风吹日晒。

几句话过后,老张开门见山地说:“葛记者,我也不想流浪,但是没有办法,我真的不想给别人和别人添麻烦,跟你说实话吧,以前有些身世问题我欺骗了所有人,包括帮助过我的记者。”

老张说,自己是湖南邵阳人,真名叫张永论。家中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家里条件不好,他长到十八九岁就一直想出来打工,想挣钱医治好自己的眼睛。但是老母亲一直担心他的安全,拒绝让他离开家。

二十三岁时,怀揣着几百块钱和治疗眼睛的梦想,老张外出打工。自己先去了广州,但是几百元钱花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被老父亲接回家。时间不久,老张又去了上海,但是也没有挣到钱。随后又去了天津,只是偶然打打短工,挣一些饭钱。

打工过程中,老张有很多辛

酸甚至痛苦的记忆。一次在保定火车站等活,有一个男人说,在定州有一个果园招人,一个月300元钱。而到了定州,老张却傻眼了,原来这伙人逼自己卖血,如果拒绝就会遭到毒打,在卖了几次血后,老张不仅没拿到一分钱,反而感觉有些体力不支。

后来,老张又到了一个砖窑打工,干了一年时间后,老板说砖厂赔了,发不出工资,一年时间大概有3000多元钱的工资,老张拿到手的仅仅有100元。

之后,老张多是在一些建筑工地打工,几年下来积攒了近2万元钱,可是,由于视力越来越差,他一次傍晚出门,不小心掉进了两米多深的窑井,被摔得满身污泥,多处骨折,被人救上来之后送到医院。住院花去了大半积蓄,民警联系到老张的哥哥,老张回到家刚7天,老母亲就去世了。

把钱留给了家人,老张又外出打工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老张告诉记者,干了几十年,没剩下多少钱,但是后来视力急速恶化,最后只能看见一些模糊的影子,没法打工了,便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先是

在保定,后到了石家庄,十年流浪,老张体味了世间冷暖,尝遍了酸甜苦辣。

从2004年至今,老张三次进入记者视野,记者与众多热心读者都希望通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结束老张十余年的流浪生涯。

据《燕赵都市报》